

前言

作者

活了九十二個年頭，在台灣寶島度過的計有六十五年，大半輩子四處奔波，見識許多稀奇古怪的人、事、物。

曾在台東縣東河鄉山區任教職，校長是一位閩南人，妻子也受聘為教員。二人都不上課教學，卻使喚學生做家事、採野菜、餵禽畜，為私人造產，把學校辦公費納入私囊。一回，要寫一份學生轉學證明書，居然整個辦公廳找不到一枚空白紙使用。

在南投縣萬大社山區教書時，學校距離平地埔里鎮四十多公里，十分偏遠。我孑然一身到差就職，遇上一個本省籍老校長。我人地生疏，生活沒有著落，薪水尚未支領。他借我三千元台幣（當時豬肉一斤要七千元），一只底子有道裂縫的燒飯鍋子（只能傾斜著煮），一只碗和一雙筷子。我只好時常枵腹上學教課。校長不懂國語文，無法

教學，也沒到學校上班，坐領乾薪，而薪資是我的兩倍多。不肯雇工友，把工友的薪資也侵吞了。不久，他退休，繼任的是一個山東省籍中年人。他時常借題下山公差，留下我獨自一人，面對全校學生教課。

在山區教學時，看到學生們嚼野草、啃樹皮、吃蟲豸當零嘴，感覺稀奇有趣；也常見風和日麗的天氣裡，成群婦女在野外路旁天體沐浴。

當年公教員薪資被積欠情形嚴重（東部山區尤甚），我們經常舔鹽喫薑佐飯，營養不良，不免罹病；貧病交加，度日艱難，只好離開山區。卻在下山途中無故被扣留，拘禁四日夜後放行，於是被貼上「染色標籤」，造成日後諸多困擾，無妄之災！

隨後在雲林縣斗南國校教書，積極努力工作，與學生、家長、同事互動良好，教學績效優異。不料與校長的意識、作風差異，結果被調動到偏遠地區。

一回寒假中到台中省市省立商業學校好友剛兄處過春節新年，遇上戶口檢查。我帶著身分證，只因沒報「流動戶口」被拘留，列冊「遊民俞○○」，折騰一整天後「無罪釋放」。我因此獲得「遊民」榮銜。

教學職場中諸多橫逆、挫折，主因我少了一枚亮麗炫耀的學歷文憑。一九五一年中決然「因病」辭去教職，轉業新聞界，為兩個報社負責一個縣的新聞採訪報導。憑實績交差向唯一的報社負責，與局外人等毫無瓜葛。盡情自由揮灑，社會百態是工作

場域，接觸面廣大而深入。四十年的記者生涯，充實知識，豐盈生命。

從事教育工作的另一半也退休後，二人無職一身輕，攜手遨遊五湖四海，天涯海角，十年間走過各大洲二十多個國家、地區，鑑賞大千世界，攬勝蒐奇。

六十五個年頭的台灣寶島旅痕足跡，四海遊蹤，林林總總，輯要編纂成冊——《陌生的一家人》，溫故、欣賞、懷念，分享親友同好，贈與後來者兒孫紀念。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於高雄市

陌生的一家人

台灣澎湖縣來的五十噸級機帆船（帆與動力兩用）「天南丸號」小型漁船，起錨離開閩江口東岸福州市南台碼頭，目標東南方揚帆迎向大海。船上載著福清縣來的卅四名教育工作人員，作者是其中一員。——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，上午九時四十分。

船把陸地推開，拋向遙遠；一葉扁舟迎風破浪。不料中途狂風驟起（颱風來襲），浪高船低，彷彿浮沈崇山絕谷間，搖搖欲墜。有人暈船嘔吐，傾刻感染全船，人身隨船起落、翻滾，全身污染嘔吐物，狼狽不堪，連我這個經常樂於乘船暢遊河海者也難倖免。我和幾個膽大的冒險登上甲板，空氣清新，怎奈風雨瘋狂打擊，船身劇烈翻騰，拚命掙扎，只差點被拋向大海。風阻，航行時程加倍。航行二十五小時，不見陸地十六小時。大夥全程未闔眼，未進滴水、粒米，未便溺——好一回難得的奇遇、體驗。（圖：作者初來台時留影）



雞同鴨講

第二天上午十時卅分船抵澎湖馬公港碼頭。縣府專人招呼^①，住進港畔復興旅社。台灣澎湖島，新天地、新環境，一切新鮮、奇妙，一開眼界。同民族、同血統的台灣同胞，原本一家人，但隔離六十多年，難免一切陌生。最大差別與困擾的是語言：當地人以閩南話、日本話為主語。我們閩東地區人全聽不懂。他們又聽不懂國語。彼此指手畫腳，啞巴手語雞同鴨講，笑話不少。「望春風」、「港都夜雨」流行歌曲處處聞。前一曲曲名容易聽懂；後一曲以為是「鋼刀夜舞」，鬧笑話。買東西：「ㄅㄟ、ㄅㄟ、ㄅㄟ」以為「買明鏡」。閩東話計數人的單位「ㄅㄟ」，本地人聽了笑彎腰，因為那是指雞鴨豬犬——笑話好幾籬筐。日式房屋鋪草席塌塌米（タタミ），進屋脫鞋，也新鮮，家鄉福建縣難得見到；福州有鋪木板加髹油漆的，進屋脫鞋，但也不多。「下女」（傭人的日式稱呼）和服務生，依日式禮節跪地迎送主人，奉茶添飯，打理被褥蚊帳，像古時候的隨身僕婢，也都罕見、新奇。

殘餘的戰禍痕跡不多（高雄就很多），但附近海面被燬艦艇錯落，邱科長說一共有

三十多艘。市街里弄幾乎全是平房，連二樓式房屋也稀罕。

我被分派白沙鄉大赤崁國校，暫兼新創立的白沙中學課。同船來的同鄉好友剛兄被派任白沙中學暫代校長。大陸來的共五個人同住一棟宿舍。中學總務黃路先生協助安頓，並找來下女張○桂，十六、七歲小姑娘，日據時期高等科畢業（國小畢業後再讀兩年，相當初中），她父親警察退休，姊在大赤崁國校任教職。職責灑掃、炊事，打理宿舍內外（包括鋪床）等事務。問她要多少工資，說三餐回家吃，工資隨意給就好。小姑娘十分清純率真。

黃路先生說：當地民眾都很窮，不少人一日祇吃兩餐，也有祇吃一餐的。學校下午不上課，因為有沒吃早餐的學生，餓了無法繼續上課。當時未實施國民義務教育，超齡和失學的兒童很多，他們要回家幹活——都是戰禍帶來的災難。聽了，心裡好難過。那時我的月薪二千九百多圓。剛兄是四千三百多圓（我學歷文憑較低，文憑值錢）。當時流通的貨幣是「台灣政府」發行的台幣，幣值最起碼單位是「分」（分，十分一角，十角一圓）。待遇是很優厚。同來的伙伴們生活優裕，同住的幾個人，每晚彈唱暢飲作樂。我因母親年邁，弟上學中，要寄錢接濟。我窮人一個。「天南丸」伙伴好一票分發馬公鎮（縣治中心）就業。有人盡情歡樂，與下女打混；有些下女很騷包，穿著暴露，打情罵俏，發生不尋常事，彷彿一齣「妓女嫖客」醜劇；有人與下女同居，

演「黑市把戲」，後來也有真結合，生兒育女。但露水鴛鴦，始亂終棄者不少。感覺看不下去。

相對地，大赤崁情況大不同：純潔、正經。暑期中，伙伴們都度假去。我獨留下靜心閱讀。○桂照料飲食起居，勤謹體貼。閒時我教她國語文，她教我日語文。小姑娘雖然不是一個美人兒；而青春少女健康、活潑、勤勞、樸實、溫柔親切、笑靨迎人；賢妻良母型。相處日久，難免有感情。但我以小妹相待，純純的兄妹情誼，較之馬公那一夥，有別天壤。不久，我調動吉貝島，她時常查問我狀況。我也關心她。後來我渡海到台灣本島，未再聯絡。

大赤崁國校校長鄭賢，五十開外中老年人，和藹親切，有教育界長者風範。學校教師七位，據說學生四百多名。升旗時我看到兩百多名；或許不少缺席或失聯。

在大赤崁校教書時，常有「天南丸」伙伴來玩，參觀學校。學校同事方師問我「結婚成家了？」我坦然相告：我一個流浪者，前程茫茫，未曾想成家事……他說：馬公教育圈子傳聞大赤崁國校有「白沙大美人」，有人特地為此而來。聽了深感不好意思。所指大美人呂姓女老師在辦公廳與我對面坐。果然青春，三分姿色，說「大美人」不免誇張。雖然時常面對，我卻無動於衷。認為那些「尋芳」而來的登徒子少見多怪，小題大作好無聊。當時本地人對大陸來的公教人員都很尊重，稱「內地官」。同事們對

我都很好。我從家鄉帶來幾本王雲五的四角號碼國語字典，分送黃路先生和幾位同仁，他們都很欣喜。我們時常談論進修國語文，也談日語文。如果我有意，不正是近水樓台嗎？

中華民國元旦

民國卅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元旦，與大赤崁國校全體師生集合在大操場舉行慶祝大會——那時我不在該校執教，年假度假中，應邀特別客串參與。

「今天中華民國『元旦』……」校長致祝詞，他把「元旦」念走音了，聽來但覺好笑，又很尷尬。

在大赤崁校時，那年六月十七日，一位省府督察視察白沙鄉。原來他是羅仲若先生。抗戰時期他是平潭縣縣長，福清、平潭淪陷時，他任兩縣游擊隊指揮官。那時，我在鰲江國小教書，我解散了學校加入游擊隊，曾在該部隊任內勤工作。「人生何處不相逢」，感觸良多。

馬公鎮一家書店，我經常去買圖書。買了兩本日文字典，與店裡一個小姐很熟。後來我在彰化居然遇見她，離開馬公四十多年了，彼此還認得出來。她嫁到彰化，不

久又遷居別地去了。可見台灣地方不怎麼廣大——天涯若比鄰。

在大赤崁校，好友剛兄暫代白沙中學校長時，他邀我正式該校兼課。我婉謝，我要多些自己的時間，樂於自習進修。後被調動吉貝校。一九四七年暑期中離開吉貝，同年七月廿四日離開澎湖乘船到台灣本島。如今，大半個世紀過去了，大腦還留住一抹「澎湖一年兩個月又七天」影像。

二〇〇九年十月於彰化市

① 澎湖縣教育科長邱○鉤（福清縣人），為推廣國語文教學，特地回福清縣邀請一批青年教員到澎湖執教。

吉貝島

澎湖縣白沙鄉（大赤崁）北方約四、五十公里海上有吉貝島——孤懸大海上一座小島嶼。住民兩、三百戶，人口約五、六百人，大部分是漁民。

怒海孤島

一九四六——一九四七年我在島上吉貝國校教書。我是島上唯一外來——大陸來的稀客。海上風大浪高，航運困難，尤其秋末而迄春初，北風呼嘯，波濤洶湧，對外交通幾乎斷絕；孤島生活品質乏善可陳。

那年五月我從福州渡海到澎湖，新環境一切新鮮，心情十分愉快。縣府指派白沙鄉大赤崁國小任教，並暫兼甫創立的白沙中學課。對新環境、新工作充滿喜悅。努力工作，與同事、村民、學生相處融洽，衷心歡喜。不料突然被調動吉貝校，島嶼生活環境欠佳。與部分同事住在早年「北島燈塔管理所宿舍」，雖然建築頗具規模，但已朽

舊不堪，透風漏雨，勉強安身。

去年島上發生霍亂傳染病，死了不少人，村民擔心它再發生，人心惶惶。漁村蒼蠅之多令人難以想像，嚴重影響生活品質。工作繁忙，食宿失衡，不久，肺結核宿疾復發。幸好有台灣來的個體戶醫生住同宿舍，有助醫療。生活陷於病貧、貧病，身心受煎熬，於是想儘早離開吉貝。

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到吉貝已是冬天，好冷。校長吳地先生送我一件新的草綠色軍用夾襖，正好禦寒，人情溫馨，衷心感謝。

逗留吉貝七個多月，海島生活別具生趣：新奇、趣味，人生新體驗，十分難得。宿舍前十來公尺面臨海灘，漲潮時良好天然游泳場。同事們海浴、游泳，兒童們嬉鬧、戲水。海水密度高，浮力大，同事們靜躺著會浮在水面，但我不行。感覺他們比較胖，肚子大，可能比重較小，而且肺活量大，增加浮力。常游泳會增強肺活量。我瘦，肺部不好，有肺氣腫跡象，都是浮力的負作用。

退潮時摸貝蛤，捉蝦蟹，抓海星、海膽，偶爾也會捉到海參，但牠很小，不好吃。海膽有硬殼，殼上長硬刺，剖開有蟹黃樣東西，和雞蛋打混然後油煎了吃，有腥味，並不好吃。

同事們一起逛海岸，環島不過幾公里，沙灘上好多各式各樣貝殼，形狀美妙，色

彩、花紋豔麗，十分可愛，撿了一大把回來。

滄海桑田

離別吉貝五十一年後——一九九七年十月偕同老伴淑澄與老二（兒子肇琰）和他一家人吉貝島舊地重遊，在島上歇宿一宵。日月推移，江山已改；找不到一個故舊，偌大海灘上居然撿不到一隻像樣的貝殼——它已經被遊客撿乾淨了。

早年校舍濱臨大海，我常於課餘靜坐岸邊觀海，水中游魚可數，一、兩斤重的鮪魚成群迴遊。這時海岸線已外移幾十公尺，沿岸建成一處漁船碼頭，校舍改建；老面孔消逝無蹤了。（圖：重遊吉貝國民學校）

初到吉貝島時，北方海上有一艘擱淺的日本戰艦，據說是佈雷艦或運輸艦，八千噸級，它離海岸二、三十公尺，沒接駁工具，我們祇能在岸上瞧瞧，外貌還很完整，內部設備已被日本人拆走，又加以破壞，放火燒了，只剩下空殼子而已。這回重遊吉貝，它已失去蹤影。

村民時常捉到海龜，有時也捉到玳瑁。海龜大的有十幾、二十公斤



重，宰了煮來吃，有腥味，不好吃。宰海龜時牠會流眼淚，有人說牠臨死哀傷，有靈性。其實是因為離了海水，眼睛乾澀而流淚，無關靈性。

校長、同事們有時候結伴到淺灘撈捕，或用蘿藤^①藥魚；在大片珊瑚礁裡摸魚蝦，也會摸到貝蛤、螺絲。

巨大燈塔

校長邀我與兩位醫生乘船遊覽「北島登台（塔）。船行廿多分鐘抵達，是一處岩石礁群，民眾管叫「目斗嶼」。燈塔建在一處較大的礁石小島嶼上，面積十畝大小，塔高二、三十公尺，七級，底面積約一百多平方公尺，巍巍然矗立萬頃波濤中，十分雄偉，據說是東亞首屈一指的巨塔。周邊有幾棟房屋，是守塔人員房舍，都已坍塌毀壞了。燈塔也於戰時遭盟軍飛機轟炸，機槍掃射破壞。塔身石灰牆壁與鐵柵欄斑駁，鏽蝕、剝落，成了廢物無法使用。內部一些設備，連那銅質樓梯扶手都被拆得支離不堪——未知是日本人破壞？或莠民偷竊？國家財物，航海者導引明燈、無價珍寶橫遭毀壞，非常可惜！

登上塔頂長眺，水茫茫無盡處，一展眼界。撿了一些破碎的探照燈三稜鏡回來

試作光學實驗。船行海上船員們撈到了十幾條鮪魚，洗淨切塊入鍋水煮，未加任何佐料，因為鮮活，味道十分鮮美。

我們在燈台處逗留三個多小時後回航。時值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，週日。

太陽光下做三稜鏡的光學試驗：它等腰三角形，高六、七公分，日光透射後投影呈七色。

燈塔探照燈是由小三稜鏡圓圈（像呼啦圈），由小至大作喇叭狀組合（形狀如音樂演奏台半圓形反射牆），光線透過組合三稜鏡的折射，成為平行直射的光束。強烈光束可以射得很遠，傳遞信號。航海者依據燈光閃爍頻率可以認知發射的燈塔編號、船行海域和位置，達到導航功能與目的。

捉到兩隻鸞

一回與剛兄從大赤崁到後寮村近鄰的瓦硐村等渡船去馬公，在岸上欣賞海景，看見淺灘有鸞在水中爬行，我涉水過去把牠抓來，是兩隻。

鸞有個特殊、有趣的生態：據說牠經常兩性（情侶）捉對行動。母鸞體積較大（大約是公鸞的兩倍），她在下，公鸞在上，像是母的背著公的，公的用腳緊緊地鉗住牠（是

否交配期？）。一旦公的被捉住，母的一起被捉。但如果母的被捉，公的便逃之夭夭。我就是捉到一雙。果真如此，那公鸞可是天下第一號最殘忍絕情的「薄倖郎」。

我們等不到船，傍晚回大赤崁宿舍，宰一隻鸞煮了吃，大快朵頤。

鸞是一種很特別的動物，牠的血是淺綠色的，與一般動物的「赤血」迥異。母鸞常有卵，白色，油菜子大小，在肚裡的未有殼，煮熟了可以吃。鸞肉有種特殊味道，不好吃。

拉撒出魚油來

一九四七年六月廿九日，這天吉貝村漁民在淺海處撈到一條大魚（因颱風巨浪擱淺）長兩公尺多，重兩百多公斤。漁民叫牠海鼠，果然嘴巴尖尖好像老鼠。漁民載牠去馬公賣，賣不完又載回來便宜賣給村人。我買了兩斤肉、一斤皮，煮了有好多油，想必魚油富有營養。吃了魚的肉，不料，第二天居然拉出純油脂來，還不時的從肛門自動流出來。看看鄰居們多是褲子後面一攤的油脂，好尷尬。這是從來僅見的怪事——生平難得的奇遇、體驗。

那一年七月五日，與吳地校長從大赤崁（白沙）乘漁船回吉貝校，途中，船到鳥

嶼島卸貨。我們趁機會登岸一遊。它比吉貝島小，居民也少。鳥嶼國小祇三間教室，校長不在，教員劉光輝兄招呼我們。他也是大陸來的。他說這學期結束，不幹了，要回大陸去。孤島環境確實難以留人。

村長款待晚餐，他太太殷勤招呼，還開收音機饗客。夜裡，村人男女老少成群在岸邊淺水裡撈捕，用燈火照明，捉到好多鯁魚。

船於夜十時離開鳥嶼，駛到大海上居然沒有風，船無法前進，拋錨海上，到了凌晨五時才再開行，第二日上午十時才抵達吉貝。

在大海上看到很多通體透明的軟體動物，半球形，網球大小，像支小陽傘，一開一闔，載浮載沈，成群結陣像一旅傘兵。牠是小海蜇（水母），太小了，幾乎只是水泡泡沒法吃。不可觸摸牠，牠分泌一種黏液，會引發皮膚敏感，嚴重時皮膚會紅腫、癢、痛。

冬天了，難得太陽露臉。我搬了一隻椅子到宿舍旁邊草坪上，作日光浴一邊閱讀。再搬一隻椅子放在斜坡上，把一床舊棉被披在上面曬太陽。正當用心閱讀時，有人喊：「老師的棉被被偷走了。」果然有個人抱著棉被往斜坡下走去，我追過去把它搶回來。正要動手教訓他，鄰居說：他的頭腦有問題。只好饒了他。幸好老棉被還在，否則這個寒冬可要難過了。